

主辦機構：



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【訪問】

「滅時」創作心法——專訪游欣妮

編按：游欣妮的短篇小說集《看見看不見》榮獲「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」兒童少年文學組雙年獎，本版特此訪問她，請她分享創作和閱讀的心得。《看見看不見》收錄十七篇短篇小說，題材多樣，有成長故事、愛情困惑、家庭煩惱，寫人生看見或看不見的悲哭歡笑。游欣妮還是中學圖書館主任，專訪裏，她會分享推廣閱讀的妙法。

●李浩榮（以下簡稱「李」）：請問有哪些青少年文學作家和短篇小說作家是您欣賞的呢？

●游欣妮（以下簡稱「游」）：很多作家我都喜歡，但我甚少集中閱讀某一位作家，哪怕我推薦書籍給學生，也多推薦文學選集，如《中學生文學精讀》系列、《中學生好享讀》系列。這些選集多附有賞析評論，很適合作為入門之用。關於青少年文學，我較多推薦學生讀麥樹堅的散文，特別是他寫少年時代，跟同伴去後山玩耍的文章，並常推介《目白》一書，以期引起學生的共鳴。我自己並沒有定位為「青少年文學」作家，而筆下較多以青少年故事作題材，那主要是因為教學的緣故，學生帶給我許多創作的靈感。猶記教學之初，我跟學生說，創作緣於生活。但是，學生卻反映，自己沒有什麼生活經驗值得書寫。他們更渴望知道別人的故事、成人的看法，但哪怕是他們的父母家人，其實他們也不是太清楚。我深以為然，覺得寫短篇小說、寫不同人的故事，可以讓青少年讀後了解到不同的生命經歷。而且，成人的問題不時由孩子去承受，所以孩子多點了解他人的生命經歷也是好的。為什麼會開始寫短篇小說呢？因為有報紙邀請我寫專欄，起初是請我寫散文，後來改版了，對方要求我改寫小說。除了大學讀創作課時曾寫過三篇小說外，我幾乎沒有寫小說的經驗，本想推卻，但妹妹勸勉我嘗試，說如果寫得不好，對方自會停止我的欄目，用不着擔心寫不好，就這樣開始了寫短篇小說。

●李：與您過去的「滅時」系列作品不同，《看見看不見》充滿了委屈、無奈和失落，為什麼會改變創作基調呢？

●游：誰不想永遠快樂？但人生總得要面對傷痛，與其逃避，或假裝沒有發生過，倒不如讓自己擁有面對挑戰的能力。也不一定強迫自己快速復原，但我們可以掌控復原的節奏。其實後來我寫《角落裏的她》，內容比《看見看不見》更形悲慘。因為有一段時間住院，觀察了很多醫院裏的人和事，所以耳聞目染到不少慘事。《角落裏的她》結集成書時，我審閱稿件，覺得當中有些故事實在過於悲慘了，不忍回望，便抽起來，另以幾篇較為積極樂觀的故事去取代。在逆境中，我期盼大家找到希望，找到事物美好的一面，所以寫下了這些故事。

●李：這些小說往往在一片迷茫、哀傷之中結束，沒有提供什麼「正面」而又明確的解決方法。這種收結是不是有意為之的呢？

●游：算是有意如此吧。敎應試寫作，難免聽過要引導同學以光明、正面來收結文章；然而，



▲游欣妮認為提升寫作能力，離不開多讀多寫。每天讀幾頁書、動筆寫下生活人事能培養讀寫習慣。（李浩榮提供）

現實的人生又是否真是這樣呢？有時，學生找師長傾訴煩惱，師長會勸導他們，這事情沒什麼大不了，要他們正面一點去想事情。學生卻會覺得師長根本不了解他，沒有認真體會他們的難處。無疑，不少事情並非思想正面便可以解決的。其實，迷茫是一種現實狀態，需要時間慢慢去舒緩。若然強迫青年人快速消滅煩惱，那未免過於殘忍了。

●李：您讀過什麼悲慘題材的作品，很能打動您的呢？

●游：韓國小說家枝枝泳寫的《熔爐》，反思人性極為深刻。《熔爐》寫一間聾啞學校的性侵事件，受害者申訴無門，揭發事件者反被人指責搞破壞。透過這本小說，還讓我們反思當地政府部門架床疊屋、不同機構或工作崗位的人卸責的問題，看得人咬牙切齒。另一部韓國小說《八二年生的金智英》，也是我會推薦給學生的。我會叫學生讀當中的一節〈最難忘的兒時記憶〉，寫小時候吃奶粉的故事，奶奶只讓男孫吃，女孩想吃反被奶奶狠狠拍打背部致癢到，反映重男輕女的問題。學生讀到這一段，頗有共鳴，因為每個年代的孩子總認為大人是偏心的，而自己就是被忽略的那一個。



▲游欣妮著《看見看不見——游欣妮短篇小說集》榮獲「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」兒童少年文學組雙年獎。（資料圖片）

●李：有兩篇小說都涉及「形象問題」，《濃煙》寫中學老師被學生誤會吸煙，健康形象受損，《沖走了自己》裏的太太擔心去街市會碰見下屬，破壞其女強人形象。這兩重身份您皆具備，在現實生活裏，您會不會也時常擔心「形象問題」呢？

●游：有些朋友問我，怕不怕被學生看見上街市買菜。我說怕什麼呢，學生都知道我是一名師奶。這類問題，令我反思大眾對某些身份、職業原來是充滿期望的。然而，我沒有想到，作為教師，原來有人會覺得買菜也是不恰當的。我自己沒有這方面的焦慮，反而不時聽到同行有這些抱怨。我住處跟學校相鄰，所以不時會遇到學生和家長。較為尷尬的一次，是我去剪頭髮，洗完頭以後，等待剪髮之際，忽然有人跟我打招呼，「游老師，你也來這間理髮店呀？」因為我除下了眼鏡，散光頗深，看不清對方，隱約猜測是某家長，那只好全程陪著客套一番。《濃煙》的主角是中學老師，被學生誤會吸煙，那是較為委屈的，有理說不清。

●李：《看見看不見》多篇小說皆以女性為主角，看見她們無論處於人生哪一個階段，皆充滿着挑戰。如讀書時期，既要擔心沒有朋友，又要比拼成績；結婚後，一方面要處理家務照顧子女，忍受奶奶丈夫的閒氣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工作、生活、工作、興趣，您又是如何平衡與取捨的呢？

●游：初寫《看見看不見》那系列小說時，開首發表的幾篇多以男性為主角。學生讀後，問我能否多寫些女性，那我又順應他們去多寫女性。我在自己家裏，是女兒，是我妹妹的姐姐；結婚後，是妻子，是男家的媳婦；生子後，又成了媽媽。這些角色之間，存在着許多的拉扯。例如我是老師，如果只顧處理教務，那便會對不起我的家庭，所以如何兼顧另一個身份，如何分配時間，往往教我煞費思量。無論男女，我相信皆要面對角色方面的問題，不過我碰巧是女性罷了。

●李：承上題，關於女性的文學，有哪些是您喜歡的作家和作品？

●游：我欣賞的女性作家有西西、張婉雯、陳慧等。西西的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、《縫紉志》、《猿猴志》我都愛讀，因為我喜歡做手工藝，所以我推廣閱讀時，甚至會把活動與手工藝結合起來。陳慧的《拾香紀》我讀過五遍，非常喜歡。《拾香紀》寫家族歷

【小說】

黃昏

劉鵬凱

太陽正好，赤條條地歪掛在那，又將光端端地散射下來，遠遠那架黃土山被抹得通紅，殘陽如血，景物也如血。

黃昏這時，很美。

曾一度變得暗淡如秋的我，獨自坐在那痛苦的思想，一直想得頭破血流，但最後我到底是一無所獲。突然之間一陣暴躁、煩悶的情緒湧上來，以至忍無可忍之時，我將那杯泡得發黑的茶水憤然擲於地上，結果是杯子破碎，茶水尋找到一條路開始默默地流淌，沿路將還沒來得及熄滅的煙頭哧哧地澆滅。我鐵青着臉，走到牆上掛着的那扇巴掌大的鏡子前，臉無任何表情，不屑一顧地讓目光過去，無限輕視地看自己生自己氣的樣子，那樣子很不讓我滿意。我深歎一口氣：他沒來。

昨天是我結婚的日子。早在二十幾天前，我就給他前後發了兩封邀請信，只是到今天還不見他的影子。我無限傷感，他是不是因為他結婚時我沒有去而記恨我了？正當我很悲傷地忐忑不安時，木門開始咚咚震響，有人砸門。我拉開一看正是他！這位自遠方而來的老朋友，和我相互間淡然一笑，小屋裏便立刻有了一股看得見的暖色調。陽光擠滿了整個房間。

這個令人激動的七月，使我顧不得自己的新婚妻子，要和朋友去看山。那山上有太陽——太陽下有一個大水壩，水裏又浸着顆太陽，濕漉漉的沉到水底，將水染紅了紅紅的一壩水。情緒在這一個瞬間是如此的愜意。我們同時感覺到。

「日子過得還好吧？」

「還好。」他眯着雙眼。

「老婆還好吧？」

他沉默無聲。猛然兩肘撐地條地站立起來，將瘦得誰都會可憐的肚皮努力地鼓起來，兩手指指。我意會到了他所示的含意，我仿佛看到他老婆肚子裏那顆活潑的太陽。

「有聲音嗎？」

「咕咕的。像一管生了鏽的法國小號聲，是很能讓人感動的。」

我呆呆地任意去想像他這時的感覺。

遠山上，一位喊山的牧羊漢執把鞭子，在胡亂地漫着沒有水分的乾巴巴的花兒，聲音直勾勾的：

太陽落山一會了，

看不見阿哥的影子；

尋不見阿哥我不走，

我只有這一點本事。

這位朋友斜瞅着那顆太陽，嘴裏叼着的煙頭忽然一亮，我忽然感覺到離我們很近的太陽也忽然一亮。他的臉是瘦黑了，鬍子長得野草一般纏繞了滿臉，那兩隻眼睛卻很精亮。我知道他這幾年為自己的事費了心了。

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衝我嫣然一笑，說：「人受點磨礪也好，每個人的日子都是這樣的。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喂，哥們兒，咱倆打水漂吧？看誰打得多，誰多誰這一輩子就有大福。」

他是一個在山溝溝裏生長的養子，嘗夠了人生的艱難，靠自己的能耐上了三年師專回去後，早早地和他一個看上他的丫頭結婚了。結婚時他滿懷

信心地叫我去湊湊熱鬧，結果他這個最引以為是知己的我沒去。我知道他不會原諒我的，於是我每天都在懺悔，似一個精神病患者。今天他高高興興地突然嫻嫻來遲，我也大為感動。

小石頭片都打出去了，沿平靜的水面輕輕地跳躍着前去，如一顆顆小小的串起來的太陽，泛着紅光。

「你怎麼比不過我了。」他看起來很興奮，我知道我是有意不好好打，他迷信自己的話。「你為了讓我高興窮裝蒜！生活對我畢竟是嚴酷的啊，我自己都無法改變，你他媽的能幫我改變？」他惱怒了，揪住我的頭髮，朝我臉上猛砸一拳。他那雙曾吃過苦的手真有分量，我眼前金光閃閃。

太陽破碎了，變成了盛開的花，我閉上了眼睛，金光是閃閃了，腦袋卻不停地「嗡嗡」作響。

他愣着眼坐在一抹土坎上。那太陽是落窩了，餘暉卻揮灑自如。將流血潑了滿山，山便顯得很悲傷。

水呈暗了，土黃土黃的像撒了一層黑玉，四周無風吹來，水便寂寞無聲靜靜的。遠遠的黃土山不黃了，則是一片朦朧的青黛色。我們的心卻在劇烈地跳動，黃昏的眼睛看着我們不眨動霧狀的睫毛。

「給你說句實話吧，我老婆生孩子時死了，都死了。」他聲音嗚咽的。

「什麼什麼什麼……」我徹底清醒過來。黃昏彷彿又亮了許多。

遠天傳來一個尖細的雀雀聲，聲音淒慘得掉

淚。這時，我不知所措，安慰全是些空洞無物的東西，他也很不需要我採取這種他一貫認為是虛偽的方式。但在沒有任何辦法之下，用安慰試探一下吧，總比不試一下的好。我走過去覺得路很長，一直延伸着下去沒有盡頭。

「哭一場吧……」

我的話音還沒散完，他抱住頭便委屈地嚎啕大哭，好不淒涼。唉，這個從沒掉過眼淚的山漢嘍！

黃昏好像又深沉了一截，被捂了眼睛似的，金黃的淚痕貼在天際。哭聲終於止了。他沉穩地走到我面前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臉上露出一絲對我依舊信任的微笑。我的靈魂在黑暗中狠狠地顫抖了一下。我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。

「重新人生！」他說。

「重新人生！」我說。

兩隻手在昏暗中緊緊地握在一起，有燙人的熱流穿越了我們的軀體，似電若火。眼睛們在這黃昏中閃爍出光亮，閃爍出堅毅。我們看懂了各自的眼睛。

太陽回家了，今天的黃昏是回不來了，但我們深信，太陽明天還會升起。

黃昏的眼睛終於又亮了，而且亮了一大片，閃着璀璨的白光。

（作者為珠海作家。著有中短篇小說集《白太陽》、散文集《心靈的邊緣》、《左邊狐狸右邊葡萄》、詩集《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見於《中華散文》、《廣州文藝》、《雨花》等文學期刊。）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【特稿】

敦厚實幹 周身利刀 ——送別羊璧先生 ●陳浩泉

編按：著名報人、作家、書法家吳羊璧於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辭世，享壽九十四歲。五十多年前，作者因投稿吳羊璧主持的報刊而漸惺惺相惜，雙方一直密切來往。作者寫羊璧先生對他的愛護和教導，更展示了其「藝術的多妻主義者」的一面。

今年清明節前，吳羊璧先生與世長辭。雖是以九十四歲的高齡離世，但仍令人哀傷！

羊璧先生集報人、作家、編劇、書法家、篆刻家於一身，多才多藝，可說是周身刀，把把利。他早年任《文匯報》副刊主任，又與友人創辦《伴侶》、《文藝伴侶》、《書譜》等刊物。一九八九年從報社提早退休後專心寫作。

多面手的羊璧作品種類包括散文、隨筆、社會小說、幽默小說、武俠小說、電影劇本、歷史著作、青年問題信箱解答等等，筆名有雙翼、章玉、呂殷、林泥、史賓、魯嘉、唐斐等。已出版作品有《一秒·一年·一生》、《水滴篇》、《頂嘴》、《茶座文談》、《〈水滸〉新談》、《〈聊齋誌異〉今談》、《龍鳳劍》、《黃河異俠傳》等。晚年的重要作品是由明報出版社推出的中國「五千年大故事系列」，全套共十種書，大受讀者歡迎，多種書已印行十多版。

六十年代中，仍是中學生的我開始投稿《文匯報》、《伴侶》等報刊，後來就認識了羊璧先生。當年，羊璧、李鵬翥（《澳門日報》副刊編輯）和陳序臻（《青年樂園》督印人）三位前輩都對我這個初學寫作的黃毛小子扶掖良多，晚輩至今感銘於心。

記得當時，我不止一次地到報社編輯部夜訪羊璧。八、九點鐘了，他仍在昏暗的燈光下，在那陳舊的木製辦公桌上伏案工作。到報社，談的當

然是稿件與寫作的事，我曾請求羊璧把修改過的原稿給我看，讓我知道哪裏有問題，作了怎樣的修改。羊璧就給我看了改後的稿件，上面有他清晰的紅筆字跡。

羊璧也會和我談一些寫作技巧和心得。例如，他強調短文的寫作要集中一點，寫深寫透，有自己的見解；不應把內容範圍拉闊，結果泛泛而談，流於表面，人云亦云。

他對年輕作者關心愛護，花時間精力諄諄善誘，實在令人感動。這些細節情景，至今難忘，仍恍如昨日。

羊璧先生也是一名「藝術的多妻主義者」，興趣廣泛。我們都是樂迷，喝茶聊天時也會談古典音樂和Hi-Fi音響。有一次，他談到一部剛看的荷里活戰爭片，片中一個飛機被擊落冒煙下墜的鏡頭，配樂用了《一八一二序曲》中的一段旋律，加上慢鏡的處理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堪稱神來之筆！他對這片斷大加讚賞，我深有同感。

六十年代末，我們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文友發起組織香港青年文藝愛好者協會，羊璧先生大力支持。青年文協成立後，我們就邀請他擔任一次文藝講座的主講人，記得羊璧那次是以呂殷的名字演講，談的是散文寫作。文協的刊物《青年文藝》邀請了羊璧題寫刊頭，後來，同人的幾本文集，也邀請他題寫書名。

八十年代中，香港作家聯會成立，羊璧先生出

任理事和秘書長，我們一起在理事會共事了五年多，他踏實負責的工作態度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九四年，我居中促成了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邀請香港作聯訪問團訪加。訪問團由潘耀明任團長，吳羊璧任副團長，共走訪了美加三個城市。在溫哥華期間，我曾邀訪問團成員到訪寒舍，也帶他們深入民間，了解一下本地的民情。有一次，在超級市場裏逛，羊璧就拿出紙筆，詳細地記下各種蔬果與食品的價錢。我估計，他當年也曾有移民的念頭，這是很細心的實地考察和資料搜集了。

七十年代中，我在香港結婚，羊璧先生曾為我寫了一副對聯。八十年代，他送給我一張鄧散木的聯字治印收費表——《黃翁書刻直例》，這份名家墨

►一九九四年香港作家聯會訪問團訪加，到作者家作客。左起：陳浩泉、潘耀明、吳羊璧、巴桐、周蜜蜜、宋詒端。（陳浩泉提供）

寶我一直保存至今。

往事一一在腦海中浮現，敦厚溫潤、關愛後輩的羊璧先生雖離我們遠行了，但這些記憶卻是永遠難以忘懷的。

羊璧先生出殯前，我致電黃子玲大姐，代加華作協的文友向她致以慰問。羊璧先生，願您安息！

（作者為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長。）



【創作園地】

婆婆針

譚功才

初中學生物，懂得了界門綱目科屬種的一點皮毛，大致意思是所有生物界都在一個總前提下站隊，有點像我們的族群，總的來說都是華夏民族的炎黃子孫，然後通過姓氏以及發源地等分支，一路細分下去，便成為如今十四億人口的泱泱中華。要真正釐清之間的各種關係，的確是件很難的事，費了腦子還不一定就有效果。

如果非得弄清楚，只能說明這個東西特別重要。像婆婆針這種東西，鮑坪人唯恐避之不及，誰會去問喂喂你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啊，不是吃錯了藥就是腦子有問題。現實情況是，這婆婆針每天就在眼皮子底下，它當然不會見來見去，可田間地頭是你生存下來的皇天后土啊。婆婆針偏偏竭盡所能與農作物爭寵，使出十八般武藝，不斷壯大自己的根系，來汲取更多的營養。鮑坪人一眼就識破了它的別有用心，等它長到合適的時候，或者只要時機合適，就會毫不猶豫收拾它。用它和田裏的雜草一起餵豬，將豬餵養到十多臘月，再來為鮑坪人的身體裏添加油水。這些妥妥的正能量啊，增加了農民的力氣和底氣，再來對付這死討人嫌的婆婆針——在這裏它無疑成了莊稼宿敵的代表。

婆婆針吸收土壤養份和水份能力特別強，對於靠

糧食活命的鮑坪人來說，是個問題，卻不是太大問題。既然你那麼想出人頭地，想當木桶理論中的那塊長板，直接給你鋸掉餵豬便是。婆婆針當然不會束手就擒，它會像串皮黃那般，又像打不死這般，極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，頑強地繁衍着自己的子嗣。於是，就有不少漏網之魚竄到秋天，尤其扯黃豆和收苞穀的季節，沒有誰逃得過婆婆針的糾纏。它會不厭其煩地找你身上最薄弱的地方，不斷給予你婆婆一般的絮絮叨叨，念念不忘。

婆婆針的針對性也特強。那時鮑坪人穿打補巴或是破爛衣裳是常態，就像蒼蠅專叮有縫的雞蛋，婆婆針成了嫌貧愛富的代表。它始終如一表現出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決心，就像婆婆對待媳婦的那種絮叨，猶如細小的針尖，時不時輕輕扎一下，時不時再扎一下，渾身隱痛，卻找不到傷口。而且它的針像釣魚鉤上的倒鈎，一旦盯住了你，就沒那麼輕鬆將它甩脫。這大概就是婆婆針名字得來的緣由吧。

由此，我們常會看到如下場景，尤其秋收季節的頻率更高。它們這夥混跡於莊稼中偷雞摸狗的敗類，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，常常使用下三濫手段，不斷騷擾收穫季節的鮑坪人，攻擊他們的襖子褲子



▲婆婆針全身是寶，怎奈鮑坪人不識貨，一直拿它來餵豬，還嫌棄它扯農作物的肥氣。（資料圖片）

衣服甚至頭部。鮑坪人為了搶在雨天來臨前歸倉，對於婆婆針們小兒科般的襲擊，自然不會輕易上當糾纏。直到收工後，他們才會集中算總帳，將這些混蛋們一一清除。女人的長髮最容易被針對，她們就用頭巾裹住，再取下逐一清理。植物界的敗類終究敵不過人類的智慧，卻也帶來了不小的麻煩。鮑坪人懂得這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猶如與生俱來的命運，認命並非妥協，而是為了更好地生存。

近日無事查閱百度，發現婆婆針一般是指鬼針草，兩者一比較，發現最初叫鬼針草這個名字的更牛逼。如果說婆婆針蠻象逼真，鬼針草就更接近本質。生活中遭遇婆婆媽媽的事極為正常，但鬼魅纏身絕對不是一件吉祥之事。那種如影隨形的鬼魅，極不舒服卻又無計可施。百度說婆婆針喜長於溫暖濕潤氣候區，以疏鬆肥沃、富含腐殖質的砂質壤土及黏壤土為宜，實際上鮑坪田地裏更加多。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塊土地並不富饒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，靠旱地活命的鮑坪也因此極其艱難。

百度還說，婆婆針為中國民間常用草藥，性溫，味苦，無毒，全草均可入藥，具有清熱、解毒、散瘀、消腫等功效，民間常用它治療腸炎、痢疾等疾病。近年發現，該藥對血壓具有良好的雙相調節作

用，高血壓病人服了此藥可使血壓降低，血壓偏低者用藥後可使血壓升至正常。用它降血壓不僅安全可靠，而且還可以避免某些降壓藥性功能障礙的副作用。

婆婆針全身是寶，怎奈鮑坪人不識貨，一直拿它來餵豬，還嫌棄它扯農作物的肥氣。當然，餵牛餵羊也可以，只不過成本太高而已。反正一句話，就是沒啥用。於我而言，早知道治療高血壓這麼神奇，怎麼會落得如今每天要吃降壓藥維持的下場。

由此看來，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，任何一種在我們看來沒啥用的東西，都有其獨特的作用，就像站在面前的人才，你是否具有發現的眼光和挖掘的能力？那個荒唐的年代，我們口裏喊着「不拘一格降人才」，卻在使勁揮舞鐮刀，渾身再多寶，也要為糧食讓路。

饑餓曾迫使我們目光特別聚焦，看什麼都像吃的，只要能入口下肚無毒，均在收繳範圍。而現在一切都變了，我們眼神不僅溫柔，還極富層次感，目光所到處一切都是美好。不信你回頭再看那婆婆針在貢獻完一切後的造型，是不是像邵麗華的代表作《千手觀音》？

（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、中山市作協副主席。著有散文集《身後是故鄉》、《鮑坪》等多部，曾獲得過中國首屆土家族文學獎等。）

【文訊】

●靜翹

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指導，博物館頭條和文博頭條統計發布的「中國博物館熱搜」二〇二二年度全國熱搜博物館百強榜單出爐。內地有近六千二百間博物館，共有一百零五間博物館上榜，大灣區有五間博物館位列其中。

中國博物館熱搜年終榜單的數據，是根據全年四季度各館「中國博物館熱搜指數」平均值排名，從而自動生成百強榜單。位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及中國國家博物館，以其藏品數量及珍貴度，列第一及第二。大灣區內五間上榜的博物館分別是，廣東省博物館、深圳博物館、廣州博物館、東莞市博物館及南山博物館。其中，廣東省博物館以四點二二指數高居全國第六。

廣東省博物館作為廣東省目前規模最大的博物館，屬國家一級博物館。現有藏品總數三十二萬餘件，包括自然標本、化石等五萬餘件，集嶺南文物之大成，是華南地區藏品數量最多。另打入百強榜的有深圳博物館，藏品總共逾四萬五千件，為以地方性為主的國家一級博物館。而廣州博物館則屬華南首座博物館，館藏約十萬件，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早期博物館之一。另外，位於莞城區的東莞市博物館，屬地方綜合性博物館和國家二級博物館，現有館藏文物近二萬件。位於深圳南山區的南山博物館，屬於區域性博物館，除介紹南山區歷史，亦負責區內出土文物收藏和研究，現有館藏約六千件。以上博物館開放時間有異，若有意參觀需提前到官網預約參觀。

《明月灣區》讀者意見調查

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，在《明報》增闢《明月灣區》版面及在《明報月刊》增設《明月灣區》文化附冊，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，推動文藝創作、閱讀及評論的風氣，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，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。至今，《明月灣區》面世將近一年，為求回顧檢討、集思廣益，亟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、傳真或郵寄給我們，以供充實內容和改進，謝謝。

1. 您認為通過《明月灣區》平台，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、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討論？

2. 您對《明月灣區》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？

3. 您希望《明月灣區》繼續出版？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？

電郵：mpmeditor@mingpao.com

傳真：2898 2566

郵寄：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明報月刊編輯部《明月灣區》編輯收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www.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
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